

## 第五章 合浦汉墓出土玻璃器的科学研究

### 六、珠饰反映的汉代合浦与内陆地区的交流

在西方玻璃制作技术的影响下，中国内陆地区在战国时期孕育了自己的玻璃制作工艺。钾钙硅酸盐玻璃（钾钙玻璃）和铅钡硅酸盐玻璃（铅钡玻璃）是中国内陆地区自创的两种玻璃体系。钾钙玻璃大量发现于湖北江陵地区，同时在无锡鸿山越墓、陕西、湖南、四川等地有少量发现。湖北江陵地区可能为钾钙玻璃的制作中心。<sup>[78]</sup>越王勾践剑上的部分镶嵌饰品便为钾钙玻璃。<sup>[79]</sup>铅钡玻璃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自制玻璃体系，其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于钾钙玻璃，制作中心在湖南地区。与内陆地区相比，岭南地区玻璃制作技术出现时间较晚。西晋末年，道教哲学家、炼丹家葛洪在其撰写的《抱朴子·内篇》中写道：“外国作水晶碗，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。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。”（“交”“广”就是3世纪包括今越南境内的汉代三郡的交州和今广西、广东在内的汉代四郡的广州），表明岭南地区玻璃制作技术在西晋时期已经成熟，但其最初出现的时间依然缺乏考古学证据。

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，西汉早期岭南地区的玻璃珠饰主要集中在南越王墓。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西汉早期的重要墓葬，出土有22件平板玻璃牌饰，均为长方形，成对出土，浅蓝色、透明，有精致的金铜框镶嵌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其为铅钡玻璃；还出土有大量珠饰，以及玻璃贝、蜻蜓眼珠、玻璃璧等，其化学成分均为铅钡玻璃。<sup>[80]</sup>山东即墨出土的铅钡玻璃平板，尺寸为32.5 cm×14.8 cm×3.5 cm。<sup>[81]</sup>广州农林东路M68为南越国“人”字顶木椁墓，此墓是继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、福建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室墓之后的第三座“人”字顶木椁墓，也出土有铅钡玻璃珠<sup>[82]</sup>，说明当时铅钡玻璃属于“奢侈品”范畴。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属于西汉早期墓葬<sup>[83]</sup>，其中仅出土2件玻璃珠饰，一件为蓝绿色双锥形珠，另一件为蓝色耳珥。前文已对其进行分析，结果表明2件珠饰均为铅钡玻璃。西汉中期，两广地区出土的玻璃珠饰数量有限。广西地区仅有2座墓葬发现玻璃珠饰，合计数量30颗。<sup>[84]</sup>广州地区出土玻璃珠饰也只有89颗。<sup>[85]</sup>西汉晚（后）期，两广地区的玻璃珠饰数量剧增。广州地区出土玻璃珠饰数量2000多颗，而广西地区，尽管没有进行精确的数量统计，但与西汉中期相比也是明显增多。<sup>[86]</sup>上述分析表明，岭南地区玻璃制作技术最有可能出现的时间是西汉晚期。

耳珥是具有典型中国传统风格的一类器物。西汉早期，广西贵港罗泊湾M1出土1件铅钡玻璃耳珥（图5-38），应为中原地区输入岭南地区。除了铅钡玻璃耳珥，玻璃材质的耳珥还有钾玻璃耳珥。两广地区耳珥材质还包括玛瑙、琥珀等（图5-39、图5-40）。从器型上来看，钾玻璃类型的耳珥为不对称喇叭形，束腰较细，而铅钡玻璃耳珥则有两种类型，大多数为腰鼓形，束腰较粗，少量样品为不对称细腰喇叭形。上文已经阐明岭南地区是汉代钾玻璃的制作中心之一。钾玻璃耳珥便是岭南地区工匠对中原地区铅钡玻璃耳珥的仿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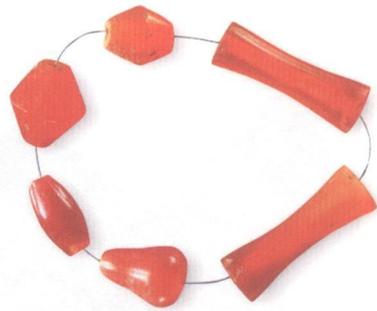
与改进。除在两广地区发现外，钾玻璃耳珥还在河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甘肃、辽宁、青海、陕西等地发现(图 5-41)，这些钾玻璃耳珥应为岭南地区输出品。西汉早期的铅钡玻璃耳珥以及内陆地区发现的钾玻璃耳珥，体现了岭南地区与内陆地区的交流。



图 5-38 铅钡玻璃 (广西贵港罗泊湾 M1, 西汉早期)



a. 钾玻璃耳珥 (鸡射岭 M18, 东汉)



b. 红玉髓耳珥 (北插江 M4, 汉)



c. 琥珀 (凸鬼岭汽齿厂 M30B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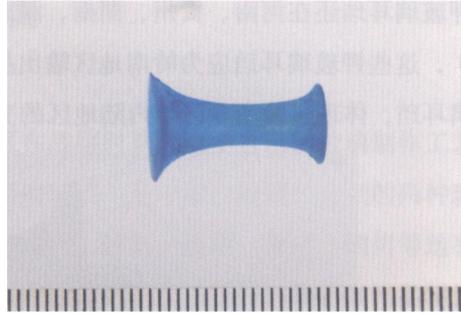
d. 琥珀 (北插江 M1, 西汉晚期)

图 5-39 合浦汉墓出土不同材质的耳珥[87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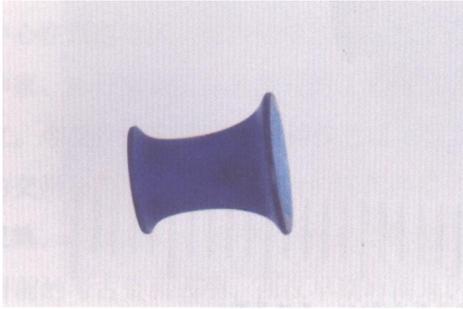
仅供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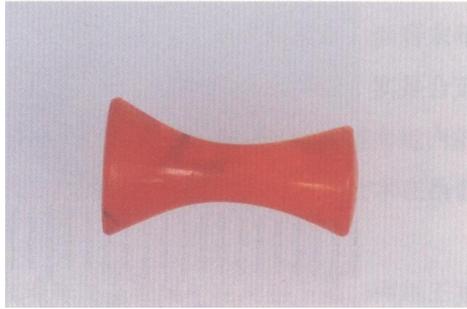
a. 中等钙铝型钾玻璃 (东汉)



b. 铅钡玻璃耳珰 (东汉)



c. 铅钡玻璃耳珰 (西汉)



d. 红玉髓耳珰 (西湾路旧铸管厂, 东汉)

图 5-40 广州汉墓出土耳珰<sup>[88]</sup>



a. 钾玻璃 (河南洛阳烧沟, 东汉)



b. 玻璃 (贵州清镇珑琅, 汉)



c. 钾玻璃 (湖南, 汉)



d. 钾玻璃 (湖北, 东汉)

图 5-41 中国部分地区出土的钾玻璃耳珰

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



e. 钾玻璃（青海，汉）



f. 铅钡玻璃（青海，汉）



g. 铅钡玻璃（陕西，东汉）



h. 钾玻璃(?)（辽宁，汉）<sup>[89]</sup>

续图 5-41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东南亚、印度地区也发现有耳珥样品，且还发现有未加工完成的半成品，但材质主要为红玉髓（图 5-42），表明东南亚、印度地区可能在利用当地原材料制作耳珥，是对中国传统器型的仿制，表明了汉文化与东南亚、南亚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。



a. 泰国三乔山遗址出土<sup>[90]</sup>



b. 泰国金山镇遗址出土<sup>[91]</sup>



c. 印度 Pondicherry Museum 藏红玉髓耳珥<sup>[92]</sup>

图 5-42 泰国和印度出土的红玉髓耳珥

璧为中国传统器型，通常为玉质。随着战国时期玻璃技术的兴起，铅钡玻璃开始用于仿制玉器。广西地区出土的 2 件汉代玻璃璧（图 5-43），经化学成分分析，确定为铅钡玻璃。湖南地区出土有大量铅钡玻璃璧，年代主要集中在战国至汉代（图 5-44）。广西汉墓

出土的铅钡玻璃璧应为岭南地区玻璃工匠对中原玻璃璧的仿制，表明了中原玻璃制作技术对岭南地区的影响。



a. 玻璃璧（西汉晚期，合浦望牛岭 M2）      b. 玻璃璧（东汉，贵县加工厂 M3）

图 5-43 广西汉墓出土的铅钡玻璃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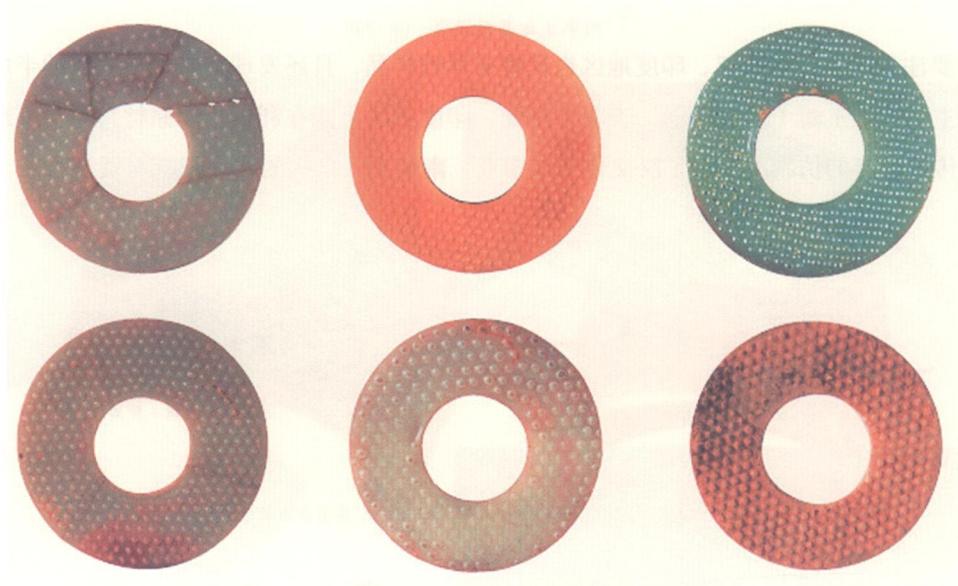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-44 铅钡玻璃璧（湖南，战国至汉代）<sup>[93]</sup>

合浦汉墓出土有 1 件心形玻璃片(图 5-45:a)。曹操家族墓地也发现有多件相似样品(图 5-45:b)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曹操家族墓出土的心形玻璃片为铅玻璃<sup>[94]</sup>，而合浦汉墓出土的心形玻璃片为铅钡玻璃。这一类玻璃样品应该是镶嵌用的玻璃。不论是铅钡玻璃还是铅玻璃，都表明此类玻璃为中国自制玻璃。合浦汉墓出土的心形玻璃片应为中原地区输入。



a. 广西合浦罐头厂 M10（汉）

b. 曹操家族墓地出土<sup>[95]</sup>

图 5-45 中国出土的心形玻璃片饰

广西合浦汉墓还出土有 1 件釉陶蜻蜓眼珠（图 5-46），眼珠部分已经全部脱落，珠子表面饰有白色点线形成的菱形纹，残破处显示胎体为红色胎体。从装饰风格上来看，合浦汉代釉陶珠应属于利用几何线进行装饰的眼珠，此种装饰风格的眼珠在河南、湖南等地有发现，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。图 5-47 为河南省出土的西汉晚期几何线纹装饰蜻蜓眼珠。从胎体颜色上来看，红色胎体的釉陶珠，在湖北地区发现较多。图 5-48 为湖北地区发现的红色胎体釉陶珠。上述分析表明，合浦汉代釉陶珠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关系。



图 5-46 釉陶珠(002164)（广西合浦，汉代）



图 5-47 蜻蜓眼珠（河南南阳，西汉晚期）



图 5-48 釉陶珠（湖北江陵九店，战国中晚期）

除了上文分析的玻璃器，玻璃剑璜在化学成分上为铅钡玻璃，器型风格上也属于中国中原地区特有的器型风格，应为中国自制，但此类器物在广西合浦汉墓中发现数量较少，其应为中原地区传入岭南地区。

综上所述，广西合浦地区在汉代与中原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技术交流。岭南地区玻璃制作技术应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，但又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玻璃体系——钾玻璃。在器型风格上，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玻璃器型也存在一定差异。中原地区盛行的璧、剑璜等传统器型在岭南地区数量较少。岭南地区汉代玻璃器物以珠饰为主，还有少量的杯、盘、环等器型。